

一个藝術家大半个世紀的人生自傳

命運的筆墨

董克俊

董克俊 著

命运的重量

一个艺术家
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命运的重量：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 /
董克俊 著. —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3
ISBN 978-7-5495-6102-5

I. ①命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董克俊—自传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7421 号

出品人：刘广汉
策划编辑：阴牧云
责任编辑：阴牧云 顾杏娣
装帧设计：汪佳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)
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：021-31260822-882/883

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：102600)

开本：690mm×960mm 1/16

印张：24 字数：280 千字

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4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董克俊的私人相簿



一岁的我和外婆 摄于1937年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这一年我出生了。我出生时情况很糟糕，几乎出不了医院，但总算活了下来，健康情况却很差，生病不断。三四岁以前的事，我是完全无记忆的。外婆是四川西充人，一个字不识，裹小脚，但人非常好。对于外公又娶姨太太，她也没有说什么，相安无事。



我与大妹董克玲 摄于1942年

在我的脑子里，五六岁以前的事像罩上一层雾，很模糊，但日本飞机炸掉了我外公家的那幢三层小楼，在地上炸出了一个大坑，我却记得非常清晰。后来，为了躲避轰炸，全家从重庆搬去南充住了一段日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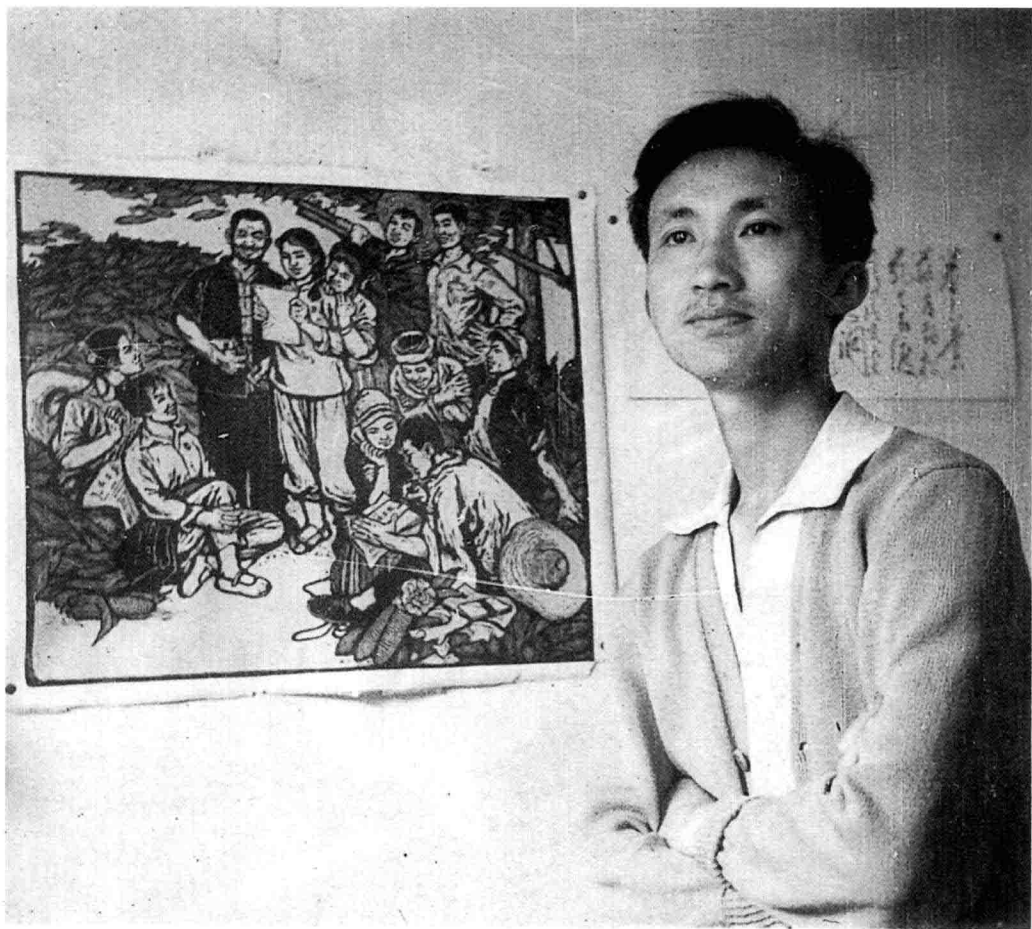
二舅与三舅是孪生兄弟 摄于1933年

二舅只比我大几岁，因而我们关系很亲密，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闹。上世纪50年代末的“反右运动”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但对我来说，并未感到它的威力。直到1957年，二舅从重庆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四川乐山县的一个小铁厂去改造。原来他被划为了“右派”，罪名是只专不红。从此，他二十年的青春被剥夺。



与医院的病友们在一起 摄于1960年

1960年，全国性粮食短缺，人人都吃不饱。我的结核病犯了，需住院治疗。从我出生后的差不多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我都在与它抗争。当时医院物资短缺，药品也供不上，花园改种萝卜蔬菜来改善伙食。我每天除了画画，就是拉二胡。一个病友用钢丝做了两把木刻刀送给了我，我又向护士要了一块包装箱的木板，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幅版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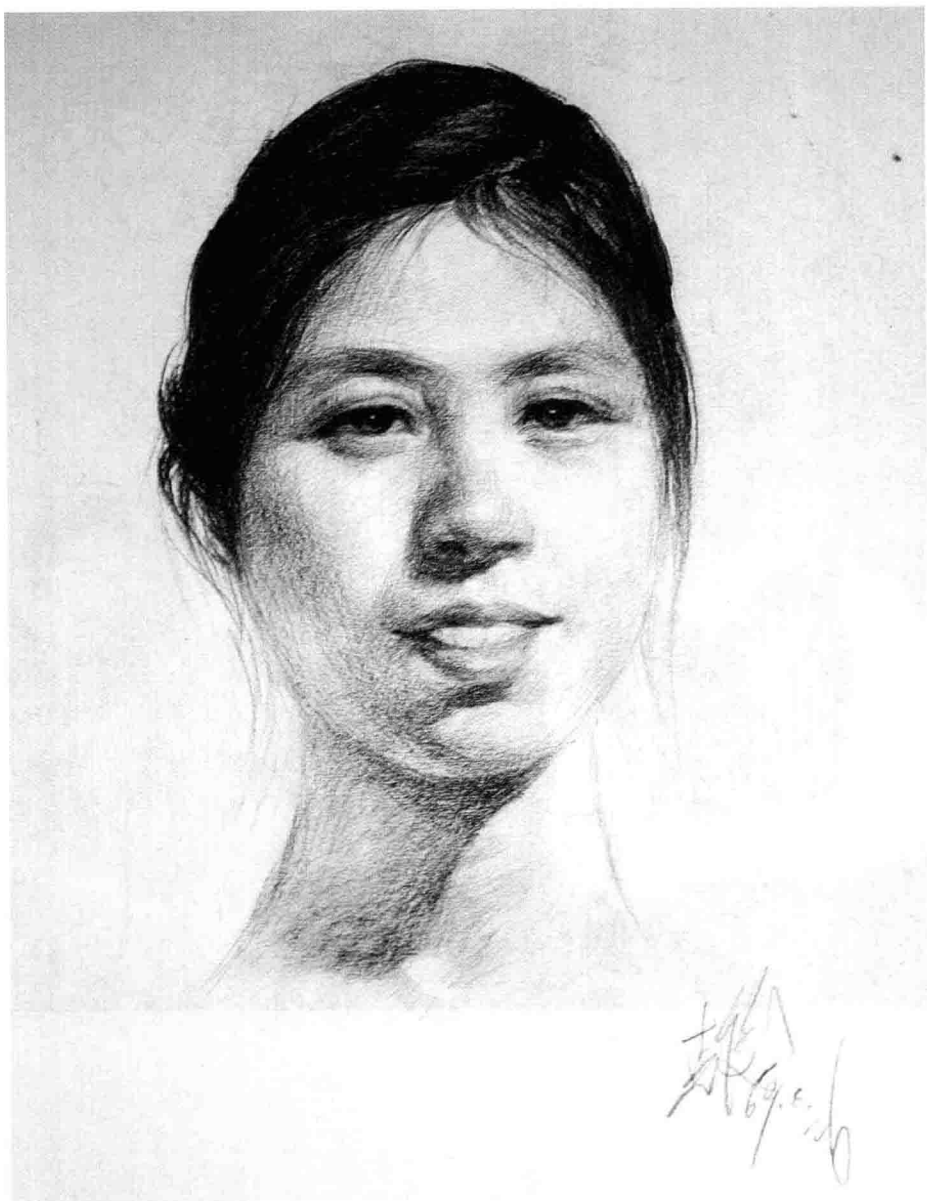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与我的木刻版画 摄于1965年

1965年是寂静的，我仍然每天在公园游泳、画速写，不过隐约地感觉到社会生活有了一些新变化。文化气氛冷了下来，很多文艺作品受到批判，美协的活动停滞了。我创作的版画最后只能放在家里。照片上我身后那幅描画了下乡知识青年在丰收场上写信的情景，取名为《丰收喜讯》。1966年，贵阳的形势大乱，各机关、单位也开始批“牛鬼蛇神”，大批判的大字报贴满墙。我未参加工作，暂时像是局外人。



我与妻子吕恒芬 摄于1969年



妻子吕恒芬 1969年6月

1968年10月，我在厂工会开了一个证明，与吕恒芬到街道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手续。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，只够吃白菜豆腐，两个人却过得心满意足。婚礼没有“三转一响二十四条腿”，太简单，太无财气。我的朋友唐宁打量了我们的“新房”很久，说：“这里是我在贵阳所能见到的最温馨的小家庭，真好。”这几句话使我俩非常感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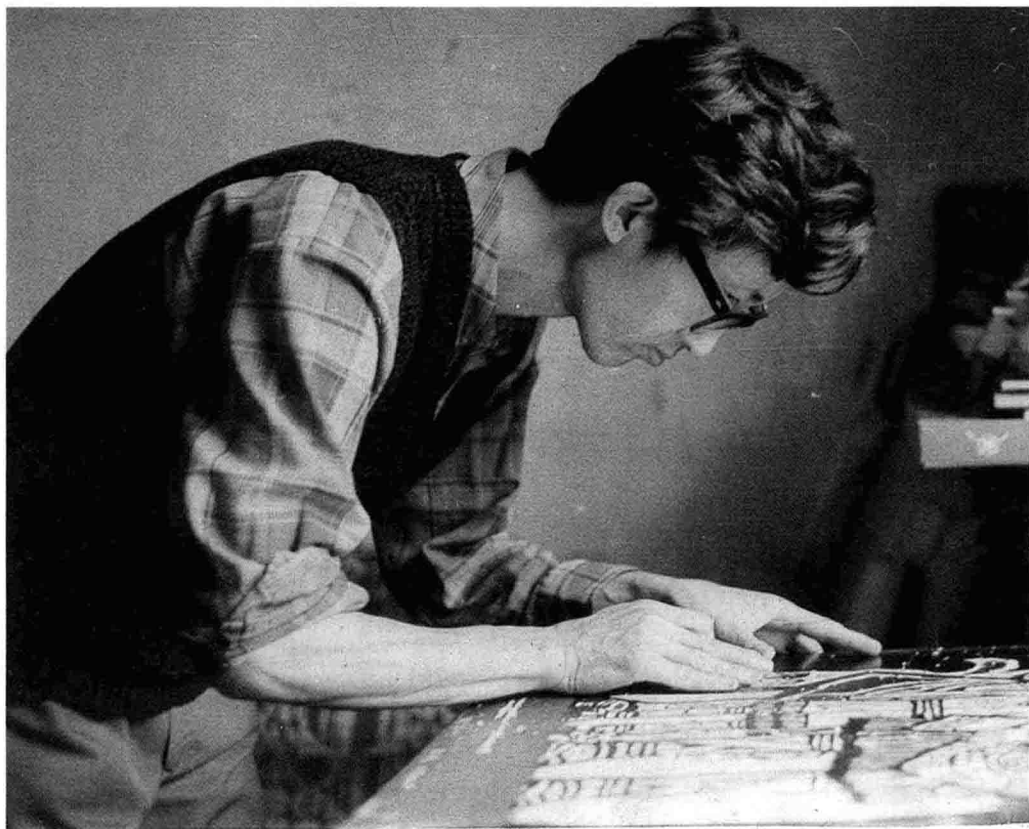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文革”时期的街头画展上 摄于1970年

当时整个中国美协系统搞版画的人最多，画展上版画作品也多。美术界有些人有怨言，说美协快成版协了。这个局面“文革”以后才改变。上世纪70年代活跃于贵阳市艺术馆的美术爱好者填充了“文革”十年没有美院毕业生的空缺，并成为80年代贵州美术的中坚力量。



红星拖拉机厂在街头的大批判专栏 1972年

1967年开始，我进入红星拖拉机厂，从临时工干起，搞宣传工作，负责厂区红色宣传气氛的设计、实施，以及布置大会会场。全厂上千号工人们都认识了我，叫我画家。“文化革命”到了70年代，头三四年，红卫兵这支造反先锋，到农村当知青去了。工宣队时代又被解放军支左所取代。工人造反派归口闹革命，绝大多数回到车间促生产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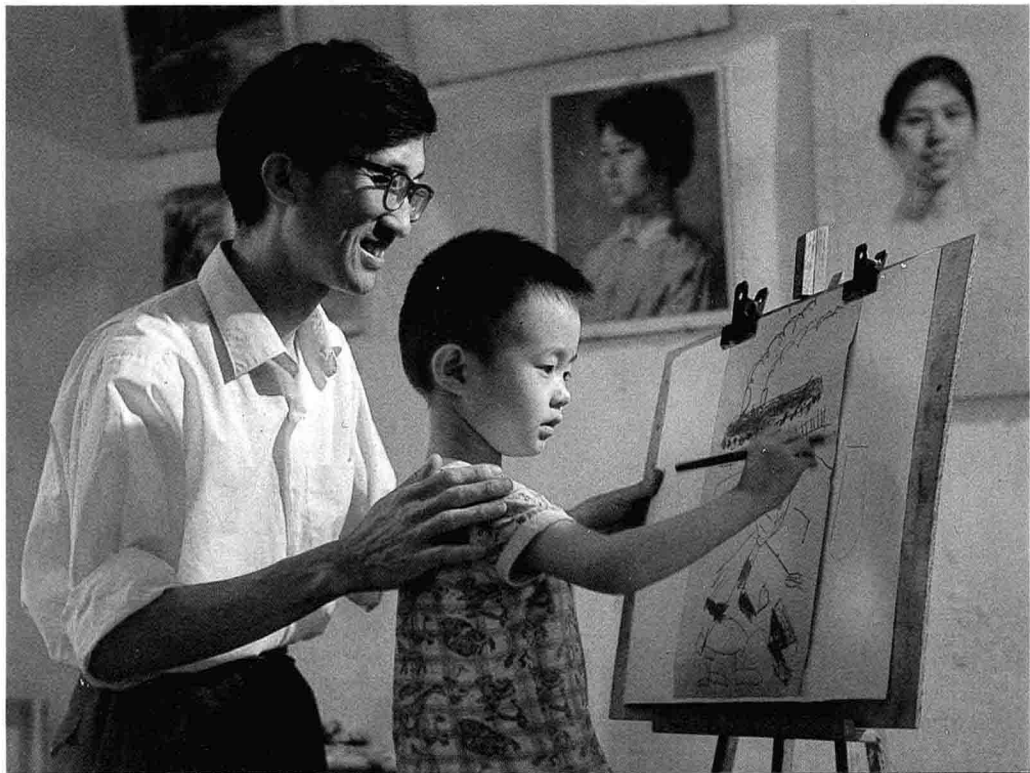


创作木刻画 摄于 1973 年



《传艺》 1972年

1972年，北京举办“文革”第一次全国美展。我创作的版画《传艺》被选中。厂里特许我到北京去参观展览。开展那天，美术馆人山人海，我在展厅竟没找到我的作品。原来在开幕前的预展中，有人提出老工人的眉毛像林彪的眉毛，成为禁忌，不能展出。虽然荒唐可笑，但在那个年代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，说不清楚，也不敢说。



董重在画画 摄于1974年

儿子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。我调入艺术馆时董重已经四岁了，他已经不满足于在床上开汽车，打仗，站在床头拉尿。学前我们并未教他认字写字之类，画画也随他高兴，让他自由玩耍。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妈妈读小画书。这种时候，我总是在旁边为他们俩画速写，或者画草图。晚上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

《小董重三岁半》 1972年11月